

## 李煜诗词与佛教文化之关系

郭建勋，边培文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南省、长沙市，410082)

**摘要：**佛教“空”、“苦”观使性格较为懦弱、心灵较为敏感的李煜在物是人非目前痛苦尤甚，不少作品带有“亦空亦幻”的感受和“悼悲念恨”的泣诉。佛教“空”观，这以人类生存面貌与情怀为基础的教义精神不仅成为作者书写自身哀愁的文化背景与支撑，还让文本渗透了人类关怀的普世性。因李煜对佛教之“苦”观有丰富的认识，致使其诗词充满悼悲念恨的泣诉的同时，直给人以“苦海无边”的心灵触觉。佛教之“空”、“苦”观是李煜若干作品一洗花间习气的重要原因。佛教文化的濡染、渗透，一方面使李煜习惯以“空”、“苦”观体察世事。另一方面，为成就、扩展李煜诗词主题的深刻性与咏叹范围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李煜；诗词；佛教；影响

**中图分类号：**I      **文献标识码：**A

王国维《人间词话》有云：“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sup>①</sup>此论断至少说明：一、李煜词作含有宗教意蕴；二、此意蕴源于李煜**同体共情**<sup>②</sup>的不自觉的生命感悟。唐圭璋先生曾说：“后主以酷好浮屠，受佛家之影响甚深，故于创作之余，则方产生人生悲悯之念。”<sup>③</sup>考之现存史料，佛教在南唐确实有极好的接受环境。陆游《南唐书·浮屠传》载：“及元宗、后主之世，好之遂笃。”<sup>④</sup>宋人王栐《燕翼诒谋录》云：“江南李主佞佛，度人为僧，不可数计。”<sup>⑤</sup>但是，受词话自身印象式评述性质的影响，王国维并未探究李煜词作富有宗教内蕴的深层原因；唐氏及后来研究者<sup>⑥</sup>，往往仅就佛学文化因子在李煜诗词中的体现作为论述之要。李煜诗词写作动机、策略及其艺术风格与佛教文化定有轳轳，对之研究富有学理意义和现实人生指导价值。但是，与此同时，佛教文化在促使李煜若干诗词一改“花间”习气，具备深化、严肃化的表达主题方面应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故本文既阐释

<sup>①</sup>王国维著，徐调孚校注《人间词话》，中华书局2003年4月第2版，第7页。

<sup>②</sup>“同体共情”是笔者受《人间词话》启发，结合阅读李煜作品的心理体验而产生的认识。所谓“同体”，系指人类共同体；“共情”，乃为普遍的互通无间的情愫，侧重指悲凉凄苦的心灵感受。佛教“三界无安，犹如火宅”说和西方基督教“原罪”论，说明众生皆苦，皆有罪责在身。李煜是无边苦恨、难销罪恶的承担者。这也就是王国维认为宋道君皇帝《燕山亭》不过自道身世之戚的原因。

<sup>③</sup>詹安泰编《李璟李煜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第32页。

<sup>④</sup>(宋)陆游著《南唐书》，商务印书馆1932年8月第2版，第57页。

<sup>⑤</sup>(宋)王栐著，诚刚点校《燕翼诒谋录》，中华书局1981年6月第1版，第43页。

<sup>⑥</sup>如王秀林《试论李煜诗词中的佛教文化意蕴》(《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5月，第27卷第3期)；许程明《李煜词与佛教信仰》(《韩山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二文分析了李煜诗词对佛教术语的使用和意义理解，而未试图阐释使用术语或以佛理关照世事对李煜诗词创作产生的客观影响。

李煜诗词与佛教文化的关系：一为作者亦空亦幻的感受。二为作者悼悲念恨的泣诉；又将佛教文化成就李煜诗词特色的分析融入到关系论述之中。这是值得注意的。

## 一

“‘空’是佛教哲学的根本概念和核心范畴，也是佛教义理的最高范畴。”<sup>①</sup>空既是人自身的虚无不定特质的理论概括，也是外在物质世界的流迁变化的如实表达。《金刚经》曰：“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sup>②</sup>自我、他人、众生乃至寿命的相状的破除、消解是菩萨得名的根本。其又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sup>③</sup>佛陀告诉须菩提证佛悟道需知诸相终将归于虚妄。空与幻具有内在一致性，流变不居、恍惚难测的凭条件、因缘关系暂时存在的现象终究也归于空。如佛教喜以譬喻说理证道，《金刚经》有一总结性质的偈语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sup>④</sup>世间有为诸法如梦如幻，如露如电，稍纵即逝，难以蠡测。“佛教因倡导以观照空理、证悟空性而趋入涅槃之门”<sup>⑤</sup>，故佛门又称“空门”，佛祖又称“空王”。观之李煜诗词，对无常世事叹空伤幻和求法空门的祈愿构成亦空亦幻的基本内容。

李煜《悼诗》曰：“空王应念我，穷子正迷家。”<sup>⑥</sup>此诗作于幼子仲宣夭折之后，作者悲痛交集，期待佛祖拯救；大周后去世，其作《挽词》，中有“秣丽今何在，飘零事亦空”<sup>⑦</sup>一句，追念亡妻之魂；自己疾病缠身，愁苦万端，“赖问空门知气味，不然烦恼万途侵”<sup>⑧</sup>，“前缘竟何似，谁与问空王？”<sup>⑨</sup>；后国破北上，李煜更有“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sup>⑩</sup>的顿悟。可见，子亡妻死，身病国亡，自我、家庭、国家甚至整个人生李煜都不自觉地以空观之，以幻视之。其《乌夜啼》云：“昨夜风兼雨，帘帟飒飒秋声。烛残漏断频欹枕，起坐不能平。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sup>⑪</sup>凄风苦雨，烛残漏断，构成萧瑟秋夜图。主人公起坐难安，心中愁绪万端。寄于他乡异地，身为亡国之君，故国只有酒醉后方能归去。往日的莺歌燕舞、荣华富贵如流水逝去，终知人生如梦，没有终极意义。这是李煜历经人生之大变故后的深切体认。水因流动而难有自性，梦因虚幻而难以琢磨。受佛教“空观”之影响，加之外界环境的陡然变化，李煜颇多书写“无常”的

①方立天著《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第302页。

②陈秋平译注《金刚经》，中华书局2013年11月第1版，第23页。

③陈秋平译注《金刚经》，中华书局2013年11月第1版，第30页。

④陈秋平译注《金刚经》，中华书局2013年11月第1版，第112页。

⑤方立天著《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第302页。

⑥周振甫主编《唐诗宋词元曲全集》（第一册），黄山书社1999年1月第1版，第54页。

⑦周振甫主编《唐诗宋词元曲全集》（第一册），黄山书社1999年1月第1版，第54页。

⑧周振甫主编《唐诗宋词元曲全集》（第一册），黄山书社1999年1月第1版，第55页。

⑨周振甫主编《唐诗宋词元曲全集》（第一册），黄山书社1999年1月第1版，第54页。

⑩李璟，李煜撰，王仲闻校订《南唐二主词》，中华书局2007年5月第1版，第17页。

⑪李璟，李煜撰，王仲闻校订《南唐二主词》，中华书局2007年5月第1版，第13页。

诗词。“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sup>①</sup>传统评论家并未注意该词蕴含的双层语义结构。“梦魂”，是第一层虚写，是有别于现实处境的幻觉，构成共时性落差。其次，“旧时”暗与今朝对比，往日的游乐幸福和如今沦为阶下囚的痛苦、屈辱组成第二层的历时性结构。今昔、盛衰经双重结构的内在律动，更能体现“好景不常在”，世事难料、无常的特点。“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sup>②</sup>，李煜对梦心生向往；“转烛飘蓬一梦归，欲寻陈迹怅人非”<sup>③</sup>，李煜深觉事如转烛、飘蓬，转瞬即逝；“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sup>④</sup>，李煜将往昔岁月视若梦境。

一般来说，生命受挫的人类个体趋向叙写一己之忧思愁绪，所述之情往往具有特殊性，故作品格调、堂庑甚小。一方面限制了文本艺术性价值的升华。与此同时，作为受众，读者难以与作者产生共鸣。佛教以“空”明性，以“幻”释众，这以人类生存面貌与情怀为基础的教义精神促使李煜诗词“亦空亦幻”，不仅成为作者自身书写哀愁的文化背景与支撑，还让文本渗透了人类关怀的普世性。

## 二

佛教谈“空”说“幻”的同时，还认为包括人在内的众生的生命充满苦难。“苦的含义，主要不是转指感情上的痛苦，而是泛指精神的逼迫性，即心理意识上的逼迫烦忧的意思。”<sup>⑤</sup>佛家认为，因众生不能完全主宰自我命运，又为无常所累，故痛苦成为人生的总旋律。“苦”是四圣谛之一，按方立天先生所言：“苦谛正是人类心理上有限与无限、瞬间与永恒的矛盾的反映。”<sup>⑥</sup>人类自身的客观局限性与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和无限扩展的欲望构成永远无法调解的矛盾，这是苦产生和难以克服的原因，也是其成为佛教对人生价值定义的基础。佛教有“二苦”、“三苦”、“四苦”、“五苦”、“八苦”之说，诸说大同小异，“八苦”是较常见的说法。

王国维《人间词话》有云：“故（李煜）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sup>⑦</sup>此论侧重评述人君政治伦理教义与文学创作要求的复杂关系。除此之外，王国维还为后世研究李煜人格提供了思考视角。长久拘囿于深宫且与宫娥为伴的生活难免弱化了李煜的男儿气概和面对挫折的勇敢、担当，故如遇人生之变故，较之他人，李煜痛苦、悔恨之感会更为强烈，这是一个原因。另外，李煜因崇尚佛学，敬重佛教，故对人生之“苦”反而有丰富的了解与认识，加之自身“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所

<sup>①</sup>李璟，李煜撰，王仲闻校订《南唐二主词》，中华书局2007年5月第1版，第24页。

<sup>②</sup>李璟，李煜撰，王仲闻校订《南唐二主词》，中华书局2007年5月第1版，第25页。

<sup>③</sup>李璟，李煜撰，王仲闻校订《南唐二主词》，中华书局2007年5月第1版，第85页。

<sup>④</sup>周振甫主编《唐诗宋词元曲全集》（第一册），黄山书社1999年1月第1版，第53页。

<sup>⑤</sup>方立天著《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第61页。

<sup>⑥</sup>方立天著《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第63页。

<sup>⑦</sup>王国维著，徐调孚校注《人间词话》，中华书局2003年4月第2版，第7页。

形成的柔软性格，使其诗词充满悼悲念恨的泣诉，直给人以“苦海无边”的心灵触觉。

老苦——“人至老髦，头白齿落，肌肉松弛，五官失灵，神志昏暗，生命日促，渐趋死亡，非常痛苦。”<sup>①</sup>李煜虽未步入老境而遭药死，敏感的文人神经却较早伤暮悲老，个别诗词具有强烈的迁逝之感。李煜《九月十日偶书》曰：“自从双鬓斑斑白，不学安仁却自惊。”<sup>②</sup>；其《虞美人》（风回小院庭芜绿）曰：“烛明香暗画楼深，满鬓青霜残雪思难禁。”<sup>③</sup>；其《破阵子》更言：“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sup>④</sup>可见，在家国无恙时，李煜于闲愁中伤感白发渐多。国破家亡后，喟叹痛苦、屈辱催生了白发。无论李煜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对“老苦”的恐惧、悲伤直露笔端，其作品渗透出浓郁的生命意识。

病苦——“一是身病，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四大’不调，重病交攻，十分痛苦；一是心病，内心忧愁悲切，十分苦恼。”<sup>⑤</sup>从现存李煜诗词来看，作者屡次因疾病缠身而欲遁入空门，寻求解脱。“山舍初成病乍轻，仗藜巾褐称闲情……暂约彭涓安朽质，终期宗远问无生”<sup>⑥</sup>，身体质地因病似乎枯朽，只期待彭涓接纳、佛祖度化。其《病中感怀》在慨叹“病苦”方面尤为典型，其曰：“憔悴年来甚，萧条益自伤。风威侵病骨，雨气咽愁肠。夜鼎唯煎药，朝髭半染霜。前缘竟何似，谁与问空王？”<sup>⑦</sup>“憔悴年来甚”说明病痛经年累月且日益加深；人身萧条，只能独自叹惋。外界无情风雨更步步催逼。汤药常饮，胡须半白。如今羸弱病骨莫非因前世罪恶？谁向佛祖相问？由疾病所引起的一系列消极情绪在李煜诗词中反映得异常明显。佛教说“病苦”乃为助人看破人生实质，可对像李煜这般受众，恰因接触佛教教义，又无顿悟，身心反而痛苦尤甚，从而产生厌世情绪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死苦、爱别离苦——“一是生命无常，命终寿尽而死；一是因意外事故或遭遇灾难而死。”<sup>⑧</sup>“人们在主观和客观两方面都有所喜爱，但是偏要分离，难以相爱。如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情爱浹洽，欢乐相处，后来终不免是父子东西，兄弟南北，骨肉分离，甚至祸起非常，造成生离死别的莫大痛苦。对于喜爱的事物，也难免离别，产生悲伤。”<sup>⑨</sup>观之李煜诗词，悼亡伤离，追亲念远直接呼应佛家“死苦”、“爱别离苦”，甚至有时其作品也不乏“双苦重叠”<sup>⑩</sup>的巨大忧伤。吴任臣《十国春秋》载：“乾德二年，仲宣四岁，一日戏佛像前，有大琉璃灯为猫触堕地，划然作声，仲宣因惊痫得疾，竟薨。”<sup>⑪</sup>作为父亲，面对幼子突然天

①方立天著《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第61页。

②周振甫主编《唐诗宋词元曲全集》（第一册），黄山书社1999年1月第1版，第53页。

③李璟，李煜撰，王仲闻校订《南唐二主词》，中华书局2007年5月第1版，第53页。

④李璟，李煜撰，王仲闻校订《南唐二主词》，中华书局2007年5月第1版，第63页。

⑤方立天著《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第61-62页。

⑥周振甫主编《唐诗宋词元曲全集》（第一册），黄山书社1999年1月第1版，第53页。

⑦周振甫主编《唐诗宋词元曲全集》（第一册），黄山书社1999年1月第1版，第54页。

⑧方立天著《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第62页。

⑨方立天著《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第62页。

⑩依笔者所见，佛家所谈八苦，并不相互孤立、隔绝，而是彼此作用（转换、渗透、重叠）。如“死苦”与“爱别离苦”的重叠说明：生离死别是人生常态。

⑪吴任臣著《十国春秋》，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2版，第183页。

折，骨肉分离，李煜作《悼诗》曰：“永念难消释，孤怀痛自嗟。咽绝风前思，昏濛眼上花。空王应念我，穷子正迷家。”<sup>①</sup> 亲子已逝，红颜难留，昭惠后不久撒手人寰。释文莹《玉壶清话》载昭惠后去世，李煜“悼惜痛伤，悲哽几躄绝者数四，将赴井，救之获免”<sup>②</sup>，更自称“鰥夫煜”，誓言妻死后不再他娶，孤老终生。

以上所论“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要么是李煜为自己年华易逝、百病缠身所苦，要么是拘囿于家庭伦理内部的伤悼，目光、感情所及范围尚显狭窄、有限。其《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sup>③</sup>、《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sup>④</sup>两首词则寓人类无限之悲苦于有限意象与文字之中，是对生命本体意义、性质的大胆思考与作答。兹举之如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二词作于李煜亡国之后，上述生离死别、叹老伤病之苦作者早已尝尽，故文本虽显露有怀旧怅今、伤春惜花的迁逝无常之悲，然已不是作者述说重点。二词动人处恰在那人生难解愁恨与东流之水的精妙譬喻上。这愁、这恨已突破了个人与家庭，是对人类生存现状的思考与终极关怀。“作者所见到，所感到的是一个人间悲剧，而且这并不是属于个人的，出于偶然的，而是带有普遍性、必然性的人世无常的悲剧，其词情之深在此，其词境之大亦在此。”<sup>⑤</sup> 王国维《人间词话》曰：“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sup>⑥</sup> 王国维注重从传统男女相思情态歌咏到士大夫心忧家国的转变作为阐释李煜词作眼界之大、感慨之深的缘由。其实，综合李煜诗词透露的“亦空亦幻”的人生感受与“悼悲念恨”的无尽泣诉，不难发现：佛教之“空”、“苦”观是李煜若干作品一洗花间习气的重要原因；佛教文化的濡染、渗透，一方面使李煜习惯以“空”、“苦”观体察世事；另一方面为成就、扩展李煜诗词主题深刻性与咏叹范围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结语：

李煜，若置之政治领地，其为南唐后主，昏庸无能，丧国败业；若置之文学场域，则为“词中之帝”，震硕今古。余怀《玉琴斋词序》曰：“李重光风流才子，误作人主，至有入宋牵机之恨。”<sup>⑦</sup> 李煜未能调和的双重身份所构成的悲剧命运历代评论家尤为关注，但此认知视角忽略了李煜一生及其作品显示的更深层次的灰色格调：一身几许伤心事，虽向空门亦难销。佛教“空”、“苦”观使性格较为懦弱、心灵较为敏感的李煜在物是人非目前痛苦尤

<sup>①</sup>周振甫主编《唐诗宋词元曲全集》（第一册），黄山书社1999年1月第1版，第54页。

<sup>②</sup>释文莹著《玉壶清话》，凤凰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第76页。

<sup>③</sup>李璟，李煜撰，王仲闻校订《南唐二主词》，中华书局2007年5月第1版，第11页。

<sup>④</sup>李璟，李煜撰，王仲闻校订《南唐二主词》，中华书局2007年5月第1版，第19页。

<sup>⑤</sup>陈邦炎编《词林观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第118页。

<sup>⑥</sup>王国维著，徐调孚校注《人间词话》，中华书局2003年4月第2版，第7页。

<sup>⑦</sup>孙克强编《唐宋人词话》，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2页。

甚，不少作品带有“亦空亦幻”的感受和“悼悲念恨”的泣诉。佛教之“空”、“苦”观是李煜若干作品一洗花间习气的重要原因；佛教文化的濡染、渗透，一方面使李煜习惯以“空”、“苦”观体察世事；另一方面为成就、扩展李煜诗词主题深刻性与咏叹范围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1] 李璟, 李煜撰, 王仲闻校订《南唐二主词》, 中华书局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 [2] 周振甫主编《唐诗宋词元曲全集》(第一册), 黄山书社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 [3] 王国维著, 徐调孚校注《人间词话》, 中华书局 2003 年 4 月第 2 版。
- [4] (宋) 陆游著《南唐书》, 商务印书馆 1932 年 8 月第 2 版。
- [5] (宋) 王栎著, 诚刚点校《燕翼诒谋录》, 中华书局 1981 年 6 月第 1 版。
- [6] 方立天著《佛教哲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 [7] 陈秋平译注《金刚经》, 中华书局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 [8] 吴任臣著《十国春秋》, 中华书局 1983 年 3 月第 2 版。
- [9] 释文莹著《玉壶清话》, 凤凰出版社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 [10] 孙克强编《唐宋人词话》, 河南文艺出版社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 [11] 陈邦炎编《词林观止》,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 [12] 王秀林《试论李煜诗词中的佛教文化意蕴》,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年 5 月, 第 27 卷第 3 期。
- [13] 许程明《李煜词与佛教信仰》,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1 期。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 yu's poetry and buddhist culture

Guo jianxun, Bian peiwen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Abstract:** Buddhist concept of "empty" and "bitter" character relatively weak and sensitive heart li yu in paradiso pain especially at present, many "is also empty" works with the feelings and QiSu sites "grief read hate". Buddhist concept of "empty", which is based on human survival outlook and feelings of doctrine of the spirit is not only become the author to write their own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he support of sorrow, also let the text infiltrated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care. Due to li yu's rich understanding of the "bitter" view of Buddhism, his poems are filled with the sobs of mourning and sorrow, while giving people the sense of "boundless suffering". The "empty" and "bitter" view of Buddhism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li yu's works. The culture of Buddhism is permeated and permeated. On the one hand, li yu is accustomed to observing the world through "emptiness" and "suffer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depth and the range of the theme of li yu's poems are not ignored.

**Keywords:** Li Yu. Poetry; Buddhism; impact